

江湖往事
jiānghu wǎngshì

周昌义◎著

望着恶，善恶纠缠的底层哀歌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《尘埃落定》之阿来 《沧浪之水》之阎真 《藏獒》之杨志军
《英格力士》之王刚 《梅次故事》之王跃文 《白豆》之董立勃

六大小说名家力挺神奇编辑神奇长篇《江湖往事》

江湖往事

jianghuwangshi

周昌义◎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湖往事 / 周昌义著. —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
2006.9

ISBN 7-80206-355-8

I. 江... II. 周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7632 号

江湖往事

作 者: 周昌义

责任编辑: 徐 晓

装帧设计: 娜 佳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27 (咨询), 64959556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55, 64916483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

印 刷: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275 千字 印 张: 19.5

版 次: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206-355-8

定 价: 23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江湖往事

jianghuwangsh
// 目录 //

第一章 // 穷人之死 / 1

穷小的胸脯不厚，胳膊上也没有疙瘩肉，皮上也没有刺绣什么青龙白虎，胸前两排肋骨就像要刺破了肉皮，真正的皮包骨头啊。

第二章 // 穹乡三少 / 25

白三看毛选，最爱看的是注释。白三说，注释跟打仗一样。看着看着，就哼《东方红》，就对人说，毛主席是穷人的大救星，一点不假，一点不假！

第三章 // 温柔一爪 / 35

“我们跟你，是看你心狠。你别看黑柱凶神恶煞的样子，那是装的，他实际上心软。你别看我一肚子坏水，可你们什么时候见我动手过？不是我奸猾，是我手抖，是我心肝哆嗦。”

第四章 // 凄厉一刀 / 57

惊雷声中，穹哥持刀而立，弯刀上淌着雨水和血水。那时候，穹哥的脸上，没有一丝表情，没有一丝人色。

第五章 // 光天化日 / 73

穹哥也忍不住兴奋，高声说：“人家主动伸脖子挨宰，你还舍不得一刀，你怕个毳哇！”穹光说：“明知道有刀，还敢伸脖子，那是赌你宰不动。”

第六章 // 我心不死 / 100

一连三天，都不见院长影子，忽然等着了王警。王警说：“忘了跟你们说，就怕你们上访的堵截，院长不走前门。后面公共厕所旁边，有一个小门。”

第七章 // 麦子高粱 / 119

在这以前，麦子在穹哥眼里，还只是漂亮的麦子姐；从今以后，麦子在穹哥心中，还是个坚强的麦子姐。

第八章 // 刀口舔血 / 128

白三说：“老大，想让人掉眼泪，还得给人看棺材。”王孙说：“人家也要看了棺材，才肯掉泪。……先生稍等，棺材很快就到。”

第九章 // 醍醐灌顶 / 162

黑柱说：“刘胖子坚强，宁死不屈啊。”穹哥懒洋洋地说：“那就再断一指。”白三的眉头也只是稍微皱了皱，又笑了，说：“一直断到他付钱为止。”

第十章 // 水浒后传 / 188

两个人自诩为武林高手，又都仰慕对方声名，早就向往着一场巅峰对决。又因为惺惺相惜，出手都留余地，一场龙虎斗，倒真成了君子切磋。几十个回合下来，不分胜负。

第十一章 // 霸王别姬 / 216

“兄弟们叫你大哥是为啥？兄弟们跟大哥，不是为了断胳膊断腿！周润发刘德华演那么多江湖电影，没一个像你这么做大哥。不仁不义，无情无德！”

第十二章 // 穷途末路 / 255

那时候，高粱知道他该死了。高粱知道自己再不跳，连观众都没了。高粱对着天空大声喊道：“狗日的仁城！”

第十三章 // 穹乡渺渺 / 282

他撕开了衣襟，敞开了胸膛。他胸脯上那十字形的刀痕暴露在了春天的阳光下。在十字形刀痕下面，是绷带上的断腕，伤口的纱布上，有干黑的血渍和新渗的鲜红的血。

尾声 // 归思难收 / 304

这一纸替民工讨要工钱的政府文件，是中国内地第一张政府讨薪令。多年以后，总理温家宝替重庆农妇讨薪，终于揭开建筑业盖头，掀起举国上下的讨薪高潮。

jianghuwangshi

// 第一章 // 穷人之死

1

那年月，一个穷人之死，是很寻常的事。

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。那时候，和谐还不是硬道理。那时候，温家宝总理还没有为村妇熊德民的丈夫讨薪。

那时候，我工作居住的仁城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。在这些建筑工地上流血流汗的外乡民工，不下二三十万。从脚手架上掉下一个，不说是家常便饭，起码也不值一提。侥幸不死，没钱抢救，被一脚踢出医院，死在医院门口，也是司空见惯。

所以，我家乡穹乡的民工穹大在三楼上踏空那一瞬间，他就知道，自己凶多吉少。

穹大落地，被一根钢筋透胸穿过。他没感觉到肉疼，只感觉到心疼，脑子里反反复复只有一个念头：我死了，小屁孩儿咋活？

小屁孩儿叫穹小，是穹大的亲弟弟。叫他小屁孩儿，是因为枯瘦如柴，十五六岁了，还十二三岁模样，给人孤苦伶仃的感觉。后来，穹小江湖成名

以后，我们穹乡人都不敢相信，都会把舌头吐出来说：就他？小麻杆一根，小屁孩儿一个，想要兴风作浪，不用上秤，不够分量嘛！

穹大和穹小，爹和妈都早死。爹出公摊劳务修穹山公路天门山一段时，悬崖点炮遭遇哑炮。村长催他去看。爹说：“哑炮不哑，等会儿嘛。”村长说：“等个毬！”爹胆小，怕村长胜过怕哑炮，咬牙上前查看。果然哑炮不哑，一声炮响，炸得爹粉身碎骨。

妈比爹烈性，为要抚恤，跑到乡政府门前哭丧，被派出所骚扰滋事为由拘押三天，三天后，警方宣布其畏罪自杀，上吊身亡。

成为孤儿那一年，穹小也就七八岁，穹大也就十来岁。

那以后，穹大上山砍柴，下地干活，都把穹小锁家中的院墙里，让他和圈养的鸡狗在一起滚爬。有时带在身边，也用绳子拴在树下，像拴养的小羊。

后来穹大去寨子山读书，也把穹小带去学校，把他拴在大穹树下。大穹树上挂着一根胳膊长的铁轨，用榔头敲响了，就是学校上课下课的钟声。校长敲铁轨的时候，穹小总要用双手捂紧耳朵，那哆嗦的样子，让学生们好笑。

把小屁孩儿拴起来养，不是穹大的发明，我们穹山有这习惯。倒不是成心虐待未成年儿童，只是大人忙活，没空看管，怕一不小心，小屁孩儿就摔山沟里去了。我们穹山，地无三尺平，每年都有小屁孩儿摔死摔伤的消息，活下来，才是硬道理。

那一年，我们穹山地干得冒烟，庄稼大半枯死。穹大看家乡不活人，领着穹小翻越天门山走出穹山进了仁城。我们穹山山高路陡，走路干活儿都难免攀缘，穹乡少年手脚不一定长，却都灵便，上了高处，手不抖，脚不颤，头更不晕。悬崖上采药，半山腰开石，敏捷如猴。消防队员那手爬墙功夫，我们穹乡的大小屁孩儿天生就会。所以，穹乡少年进城之后大都高空作业。穹小穹大兄弟俩也不例外，一根细绳把自己拴在楼上做了外墙粉刷工。

也是应了那句俗话：河中淹死会水匠。蜘蛛人一般的穹小居然在三层楼上滑倒，眼看就要摔下来，是穹大伸手把他捞了回去，却没想到穹大会悬空掉落。

穹小跳下楼来，看穹大被钢筋穿胸，身子腾空，离地有一尺多高。穹小

脸色惨白，手足无措，连眼泪也忘了流。那时候，工地的工友都完工走了，工地上只有悲惨的穹大和无助的穹小。穹小要是只会发呆，穹大就完了。

穹大忍痛喊道：“小屁孩儿，你娃傻了！”

穹小被喊醒了，眼泪也就流出来了。

穹大又喊道：“小屁孩儿，你流马尿！”

我们穹乡人，把眼泪叫做马尿，流马尿就是流眼泪，就是没出息的意思。穹小听了，赶紧一横衣袖，把眼泪抹掉。又听穹大喊道：“小屁孩儿，拿钢锯来！”

穹小用力推拉钢锯，钢筋颤动，鲜血顺着钢筋往下流，疼得穹大龇牙咧嘴。穹小不忍，住了手。穹大又叫道：“疼不死人，气得死我！”

穹小锯断钢筋，要背穹大上路。穹大的身板像一块大门板，小屁孩儿穹小哪里背得动？钢筋断在穹大胸口，顶着穹小后背，更没法背人。穹大扶着穹小肩头，艰难挪上了大街。

穹小拦截汽车，汽车哪里肯停？

那年月，坐小车的都是领导，开车的都是二领导。偶尔有出租车，也都是丰田皇冠，出租司机的自我感觉，可比现在高档得多。见了汗水血水一起流的劳动人民躲着跑，并不说明就没有善心，那血汗流到宝贝座上，多脏啊。

总之是没有车肯为穹小停下。穹小泪流满面，跪倒在马路边。仍然没有车停。穹小几次要往马路中间跪去，都被急速行驶的车辆吓退。那时候车不多，马路挺畅快，想强行拦车，还真没今天容易。

穹小正跪着往马路中间挪，被一个扫马路的环卫大姐拦住了。大姐要穹小和她一起使劲，把清洁车里面的垃圾倒马路上，又让穹小脱下外衣，铺车厢里。两个人使劲把穹大抬进车厢，穹小要蹬车。大姐说：“别耽误工夫，你跟车跑！”

很快就到了医院。那是我们仁城有名的人民医院，大门口挂着很多匾，既是定点又是先进，很让人放心。大姐帮穹小把穹大扶进急诊室，接诊台前的护士只膘一眼，就知道事情严重，口罩里说：“赶紧交费，晚了就来不及了！”

开张交费单，穹小一看，脑袋轰一声炸了。懵懵懂懂到了收费处。交费

的排成了长队，穹小懵懵懂懂往队尾巴站。一个红衣姑娘拉住了他，又把他往窗口推。排队人不乐意，红衣姑娘说：“大爷大妈行行好，他哥要死了！谢谢了！”一边求人，一边跟人弯腰作揖。

穹小在窗口站住了，把交费单递了进去。

收费的是个大姐，用男人一般粗的嗓子说：“五千块。”

穹小说：“姐，我没钱。”

大姐说：“没钱就靠边！”

把单子扔出来。穹小又递进去。

穹小说：“姐，你盖戳！”

大姐说：“没钱盖什么戳！”

穹小说：“姐，求你了！”

大姐说：“求我不如求钱！”

穹小说：“人都要死了，你还不盖戳！”

红衣姑娘按住穹小的肩头，摇头说：“没用的，他们没有善心，只有钱眼。”

收费的大姐听见了，吼叫起来：“小丫头你胡说啥？这是你说话的地方吗？闲得慌到楼上口腔科洗牙去！”后边排队交费的也着急了，把穹小往外推。被推离窗口的穹小嚎啕大哭起来。红衣姑娘也没了主意，只能陪着穹小掉泪。

有好心的群众对穹小说：“兄弟你求错了地方！”

红衣姑娘醒悟过来，拉着穹小回到急诊室接诊台，到了接诊护士跟前，把穹小往下一按，穹小明白，扑通一声，给接诊护士跪下了。

那是个年轻女护士，一身洁白，满脸红润，美丽得跟天使没区别。见穹小下跪，眉毛就竖了起来。

护士呵斥道：“干啥？”

穹小说：“姐，你行行好，我今生来世都给你当牛做马！”

护士说：“别叫姐，叫妈也没用。你也别当牛做马，我不放牧，也不耕田。”

说实话，不怪护士冷酷。人民医院的医风医德和医术，在我们仁城，都

极有口碑。报纸上隔三岔五就会报道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白衣天使，很多都出自这家医院。可惜，几乎所有的大医院，都有上百万的挂账，都是病人欠下的医疗费用。不得已，所有的医院都实行了押金规定，不交押金，必须拒诊。违反规定产生的欠款，由相关失职者赔偿。所以，就是菩萨心肠，不见押金也不会启动善念。

何况护士已经认出穹大穹小是穹人。

穹人发音等同穷人，实际也是。我们仁城每年深秋，都要发动全体市民向穹乡捐赠棉衣棉被，帮助我们穹乡人过冬。人民医院从来都是捐赠大户。只是捐赠以后，都不忘相互提醒，有穹人看病，千万小心了！

不能说人民医院有地域歧视，就是一贯主持人间正义的仁城报界，有时把穹乡写成了穷乡，穹人写成穷人，都懒得修改，都觉得是一样的意思。何况我们穹人在医院的欠费率和警方统计的犯罪率一样，总是居高不下。

总之，那天对穹大，护士并没有做错什么。

那时候，穹大被抬到了木板长椅上。穹大身子很强壮，吃糠吃菜，照样强壮。老天存心安排，没有强壮的穹大，怎么养活带大单薄的穹小？无论生活多么艰苦，脸色从来都黑红黑红的穹大，就这么眨眼工夫，人就变了。就像一尊铁塔，塌了下去，脸色白得像一张薄纸。

穹大侧过身子，抓住穹小的手说：“小屁孩儿，你又流马尿！”

穹大知道必死无疑，忧心自己死后，这只会流马尿的小屁孩儿怎么活，在骂过穹小流马尿之后，自己的马尿也流了出来。

穹小哪里见过穹大流马尿！他被穹大的马尿吓呆了。瞬间之后，回过神来，这才明白穹大的性命和自己两兄弟的日子都得指望自己了。

穹小跪着走了两步，伸手抱住护士的腿。护士轻轻踢了两下，踢不开。穹小挡了进出抢救室的路，进出的大夫护士和进出的病人家属不停用脚踢他，像踢一条癞皮的狗。然后从他头上跨过去。

不怪人家冷酷。急诊室是救人命的地方。除了穹大，别人也需要救，别人交足了押金，更有被救的权利。不管礼貌不礼貌，文雅不文雅，都必须从他们头上跨过去。

漂亮的女护士白大褂下面是光腿，被穹小紧紧抱住，脸就红了。踢穹小不动，就抬头看天花板。还是脸红，只好轻声对穹小说：“你再跪下去，是害你哥，赶紧起来找钱去。不见钱你哥就完了！”

穹小说：“姐，你让我上哪里找钱！”

护士说：“我能让你上哪儿找钱？我让你去对面银行抢钱，你去吗？”

后来的江湖传说中，护士成了穹小的引路人，就因为这句气话。

那时候已经是黄昏了，穹小受了护士的刺激，就擦干了脸上的马尿，出了医院大门。红衣姑娘问他哪里去，他也听不见。大门东边是一个银行储蓄所，有少妇从储蓄所里出来，把手提包放在身前。看警惕的神情，就知道包里有钱。

穹小跟了少妇一段，机会来了。少妇脚下的井盖是虚的，一脚踩上去，空了一半。少妇半个身子掉了下去，留下上半身和提包在上面。穹小上前抢了提包就跑，少妇没有追他的可能。

穹小就上前了，很灵敏，很迅捷。穹小伸出手去，没抓提包，抓了少妇的胳膊，一使劲，将少妇拽了出来。从穹小身后，蹿出一人，抢了提包就跑。少妇没来得及感谢穹小，瘸着腿就追。丢下穹小用双手揪心。

一边揪心一边骂自己：“你真是只会流马尿的小屁孩儿！”

骂着骂着，马尿又流了一脸。

那是深秋，天已经有些凉。穹小坐在马路边上，形单影只，想必很碍眼。一个大妈见了，上前问他有什么伤心事。他抓了大妈的胳膊说：“我要抢钱！”

大妈一愣，抡起胳膊给了穹小一个耳光，然后让穹小看她胳膊。

大妈胳膊上有一个红色袖套，写着“治安”两字。

大妈说：“你个小屁孩儿，抢你妈！”大妈又说，“不看你乳臭未干，送你去派出所！”

大妈面恶心善，看了穹小的交费单，掏空了身上的包，给了穹小十几块钱。然后长叹了一口气，对穹小说：“小傻子，你要抢钱，也不挑地方，也不看人，你看我老太婆一个，哪像有钱的人嘛！”

传说中，大妈也成了穹小的引路人，就因为这句话，似乎指点迷津。

穹小给大妈深鞠一躬，然后回到了医院。医院就是个有钱的地方，每天多少人交费，收费处该攒了多少钱，还用得着上外边去抢？

走回医院门口，红衣姑娘迎着他，急问道：“你干啥去了？你哥不行了！”

穹小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看着收费的窗口两眼发直，嘴里喃喃念道：“我懂了！我懂了！”

穹小懂了，那大妈都敢反抗他，都敢给他一个耳光，就因为言行不一，嘴说抢钱，手里却没有刀枪棍棒。收费处窗前空荡荡，收费的大姐在里面打完哈欠，斜眼鄙夷地看着穹小。穹小直瞪瞪盯着她说：“我懂了，我懂了！”

穹小梦游一般回到急诊室，红衣姑娘不懂他的心思，忧心忡忡跟着他。接诊的护士端了一盘子器具要进抢救室，穹小忽然伸手，抢了一把手术刀。

护士呵斥道：“你干啥呀！”

红衣姑娘愣了愣，伸手去抓穹小胳膊。穹小一挥手，把红衣姑娘推了个踉跄。手术刀从她眼前划过，差点划破她的额头。

穹小说：“你走开，我不认得你！”

旁边有人拦住红衣姑娘，说她管闲事也管得够意思了。红衣姑娘急得喊叫：“哪里是管闲事，要出人命的呀！”

拦她的是个汉子，劲头不小，态度也很坚决，红衣姑娘不能靠近穹小，只得高喊：“大家拦住他呀，帮帮忙，行行好哇！”

当时的情景，也怪了，有人拦红衣姑娘，就没人拦穹小。说怪也不怪，穹小那模样，很有点吓人。他不声不响，显得阴森，比大喊大叫的疯狂更吓人。再说了，来医院的都是病人或者病人家属，想让他们为医生护士挡刀，难。大家愿意做的，也就是动动嘴。于是，七嘴八舌都说穹小，可不能动刀，刀可不是好玩儿的，要出人命，要进监狱的。

护士得道多助，从震惊中挣脱出来，见穹小还举着刀没动作，只是发愣，勇气倍增，更厉声呵斥道：“我就不信，社会主义，光天化日，你就敢杀人！？”

护士说对了，穹小还真不敢杀人。但不敢杀人的穹小突然做了一件事：慢慢脱掉迷彩上衣，又脱掉了贴身背心，裸露出胳膊和胸脯。

男人袒胸露背，是要唬人。穹小袒胸露背，却让人窃笑。穹小的胸脯不厚，胳膊上也没有疙瘩肉，皮上也没有刺绣什么青龙白虎。都说穹小枯瘦如柴，却少有人见识，今天一见，才知道柴禾是怎样搭成的骨头架子，胸前两排肋骨就像要刺破了肉皮，真正的皮包骨头啊。

人群中发出一阵轻声的惊叹，然后就安静了。大家都听见了穹小一声惨叫：“狗日的穹小，你不敢杀人，还不敢杀你自己？！”

就见穹小右手举刀，不再盯着护士，而是两眼环视，所有旁观者都感觉到他眼里的凶光，接着，听见他又是一声惨叫：“你们想我哥死，我先死给你们看！”

穹小用词，说的是“你们”，而不是“你”，说明他心中的仇恨，不知不觉已经扩散开去，正在长成为我们仁城的祸根。

穹小刀尖倒转，对准自己的左肩胛，一咬牙，插了进去。

所有的眼睛都定住了，急诊室的空气也凝固了。刀插在穹小身上，不深不浅，大半个刀身还在身外。穹小松开了手，刀身就在身上晃动。穹小眼盯在刀身上，感觉很奇怪，嘴上自言自语道：“不疼？不疼？还真是不疼？”

好像是不信，穹小伸手抓住刀把，没拔出刀来，也没往里使劲，而是往右下腹腔划。很慢。一边划，一边说“不疼”。刀尖划过处，成一条长长的斜线。先是浅浅的白印，然后渗出血渍，凝结成粒粒血珠。然后外皮翻转，刀口撕裂，穹小胸膛起伏，肋骨几乎就要破皮而出。

旁观的人，都倒吸凉气，穹小还是说：“不疼。”

穹小终于拔出刀来，伸向护士，嘴里说：“姐，你试试，真不疼。”

很难说是被吓住了，还是被震住了，还是被唤醒了善心，穹小自戕之后，从护士到大夫到主任到院长，总之是一路绿灯。几分钟后，穹大就进了手术室。江湖传说因此把医院连带城里人，都说成欺软怕恶，也是情有可原。

穹小求医的过程中，没有那个清洁女工的身影。帮穹小把穹大抬上担架

以后，她就悄悄地离开了。她得赶紧到马路上去，把倒在地上的那车垃圾收拾好。要收拾慢了，被领导发现了，或者被热心观众给电视台去了电话，被记者拍摄了，她原本就很少的工钱会被扣掉一大截。

骑车往回奔的时候，她告诫自己，不要惦记那个穹乡伤员和那个穹乡小麻杆。惦记也没用。他们身上不会有钱，医院也不会接收没钱的病人。医院都黑了心了，她见过医院的黑心。她的丈夫下岗在马路边摆摊卖菜，被城管追赶，摔下立交桥。伤了腰，因为没钱被赶出医院，只好回家躺床上拔火罐，最终瘫在床上。

想到钱，她伸手摸了摸衣兜。刚发了工资，有八十多块钱在兜里。这也是她急急忙忙逃离医院的原因。她知道自己看见那穹乡小麻杆没钱交费，就会心软，把兜里的钱都掏出来。不仅填不满医院的胃口，还会使自己一家这月的生活陷入困境。

她想着瘫痪的丈夫，眼睛湿了。想着那个脸色苍白的穹乡伤员和可怜的穹乡小麻杆，眼泪涌出眼眶，滚落脸颊。她伸手去抹，手上的灰尘沾上泪水，脸就花了。

2

那年月，医生被民间称之为白狼，所以常常有割盲肠割了子宫的传说。被记者拍上电视，就成了新闻。真是巧了，穹大住院那一年的春天，我们仁城也照猫画虎，演绎了一段俗套故事。一个乡下妹子，高考落榜，心情不好，瞒着爹妈来仁城瞎逛。突发盲肠炎，在三医院手术。手术过后回家，半年都不见红。以为月经不调，去当地医院检查，才发现没了子宫。原来三医院切盲肠，把妹子的子宫切掉了。

后来，那个妹子跟着父母到三医院讨说法。三医院说，切盲肠的时候，发现子宫有癌，顺便就切了。又说，手术医生询问妹子，妹子同意切除子宫。又说，医院收盲肠费用，多做了子宫切除手术，是医院亏了，妹子赚了。又说，妹子白赚了子宫手术，反来讨说法讨赔偿，简直是恩将仇报。

还真不能说三医院强词夺理，三医院还真有那妹子同意切除子宫的签名。其实，病人或者家属，在手术前后，要签无数的名，有几人知道签的是啥？又哪里晓得这签名的厉害！何况那妹子只有十六七岁。妹子说，我要是真同意切除，你为啥只收盲肠钱，不收子宫钱？医院说，从来只有恨多收费的，哪里有恨医院少收费的！

这一个子宫故事，臭名昭著。那手术医生为啥会错把子宫当盲肠，闹出荒唐事故，他自己也糊里糊涂。事故当天，就有内部检举。大夫在医院内部也做了检讨降了工资。但在病人面前，医院得护着医生，也是要护着医院的名声。同样，到了卫生局，对内要批评医院，对外也要护着医院。这不是护短，是维护全省医疗卫生系统“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”的至高无上的荣誉。

总之是不能向病人认错，顶多看妹子可怜，给三两千块钱的人道主义赞助。

那妹子爹气得吐血，进了人民医院，于是，人民医院所有的病人都听说了妹子的故事，都叹息说，一个秀气的乡下妹子，当不了妈，以后怎么嫁人？这一辈子，就算毁了。又看妹子爹躺病床上苟延残喘，更叹息说，这一家人，都被毁了！

那妹子人称红妹，就是那天帮穹小求人的红衣姑娘。

那些天，穹小陪床，红妹也陪床。穹大和红妹爹不同病房，但红妹有空就过这边来帮穹小照看穹大，就好像穹大是她的哥。很多时候，面色憔悴的红妹愣愣地望着白色的墙面发呆，然后突然从牙齿缝里咬出一句话：“我要是个男人，我就把那王八蛋阉了！”

穹小听着听着，突然冒出一句话来，把红妹吓得不轻。穹小说：“我帮你阉！”

3

穹大半月后死去。应该是流血过多，导致并发症不治。要是抢救早，输血及时，穹大肯定还有命在。说起来，还真是医院欠了穹大一命。穹大死之

前已经说不出话来，只用眼睛恨恨地盯穹小。红妹觉得奇怪，低声问穹小：“他干嘛恨你？”穹小低声说：“他恨我不死。”红妹就更奇怪了。

穹大的心思，只有穹小白。要是死的不是穹大，是小屁孩儿，穹大自己能活，还能小屁孩儿报仇雪恨。而今死的是穹大，留下一个小屁孩儿，还能干啥？穹大心中，穹小永远是没长大的小屁孩儿，是永远也需要用绳子拴在身边的小羊。大哥死了，小屁孩儿咋活？！

那时候，穹小不说话，只把衣服敞开，露出皮包骨头和用手术刀划出的大红×。半个月过去了，刀口已经结痂，更显得刺眼。穹大看着小屁孩儿的刀口，明白小屁孩儿是用刀口说话。那句话，不仅穹大能懂，旁观的红妹也懂。

——我敢死，我就能活！

穹大眼里的恨就消失了，透露出欣慰光芒。在欣慰的目光里，两滴马尿夺眶而出。但是，看穹大口形，他临死前最后一句话却是一个否定词：不！

啥意思，很难揣摩。穹大从小屁孩儿眼里看到了仇恨吧？穹大想阻止枯瘦如柴的小屁孩儿为了报仇，和城市和法律对抗？传说穹大说“不”的时候，眼睛看的是红妹。难道穹大把阻止穹小的希望寄托在了红妹身上？红妹和穹小，没有沾亲带故，只是萍水相逢，她有什么责任阻止穹小？她又哪来的能力阻止穹小？

传说穹大死不瞑目，穹小给他合上眼皮，他又睁开了，他就用空洞悲伤的眼珠盯着穹小。

医院把穹大尸体推走了，对穹小说，你要把账结了，才给你。值班护士递给穹小账单，三万五千元。三万五千元，穹小哪里有？三千五百也没有。三百五十也没有。红妹替穹小着急，也只能默默流泪。

穹小安慰红妹说：“别哭，我有办法。”

红妹说：“你没办法，只会往自己身上扎刀子！”

穹小说：“你放心，我再不往自己身上扎刀子了。”

红妹一听，就更不放心了。不往自己身上扎刀子，还能往哪个身上扎？

趁红妹不在的时候，穹小找了护士，穹小的眼睛刀子一样扎在护士脸

上。护士赶紧说，不关我事，你找大夫。穹小就脱光了上身，到了大夫跟前。大夫赶紧说，不关我事，你找主任。穹小敞着×形刀口见了主任，主任赶紧说，不关我事，你找院长。穹小就敞着刀口见了院长。院长皱着眉头看了看穹小的刀口，就拿起电话，要住院部再仔细核算一遍，看有没有不小心算错了的项目。

果然算错了，就去掉了五千。

穹小不说话，伸手撕刀口的痂。院长看撕出了鲜血，赶紧让住院部再核一次。

这一次，又核掉了八千。

穹小还不说话，双手抓住胸口的肉皮，往两边掰，伤口又裂开口子，鲜血也淋漓起来。院长赶紧让住院部再认真核一次，认认真真核。

这一次，核掉了大头，三万五千块，只剩下了四千。

院长哭着喊着说，这是实价，千真万确的实价。

想想，实价四千多，能收三万五，你说这医院多黑吧。

穹小阴沉着脸，还是不说话。站起身，离开了院长办公室。院长以为事情总算了结，喘着气，正擦脸上的汗，秘书闯进来说，不好了，小瘪三上吊了！

穹小上吊在大门口，门边竖挂着医院的名牌，门框上横挂着很多奖牌，比方三级甲，医保定点，红十字中心，绿化先进单位，计量信得过单位，等等等等。奖牌下挂一个小屁孩儿，活的死的都是看点。人们就站直了看，七嘴八舌话多，就不着急救人。眼看穹小两腿直蹬，眼看着舌头就要吐出来了。

先冲上去的还是红妹，她去洗衣服回来，一手抱着脸盆，一手去抱穹小的脚。有人提醒她把脸盆扔开，好腾出手来救人。她扔了脸盆，双手把穹小往上举。看她气喘吁吁，才有人上前帮他。

院长赶来的时候，穹小已经躺在抢救室里。院长是著名专家，政协委员，深受我们仁城人民敬仰。看着躺在抢救室的穹小，也只能哭丧着脸说，认赔吧，等人醒过来，赶紧让他拉了尸体走人。

穹小醒过来了，听说全免，不用再付一分钱，脸上没现丝毫笑容，更没